

校长是新来的

马光前

谁要说杨老师不是老师,那是谁的错;谁要说杨老师就是老师,那更是谁的错!

大集体时候,杨老师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家里姊妹多,负担重,为了多挣几分,吃饱肚子,父母只能过早地给他加上套儿——参加队里劳动。一天,队办小学唯一的老师生病了,急需人去顶班,这可难坏了正在场地上堆麦把子的队长同志。他站在高高堆起的麦垛上,皱着眉头,用一种选贤任能的眼光,从来往稀稀拉拉挑把子的队伍中,选出一位身高没有扁担长、胸围不及麦捆粗的“玩意儿”,用手一指,毅然决然地宣布道:“经研究决定,你!杨三儿,赶快给我滚到小学当老师去!”

杨三儿上工前只喝了一碗无风也起浪的玉米粥,一泡尿早撒没了,此时又饿又累又热又困,近乎晕厥。朦胧中,听说要他当老师,这个本身还没有“开本字”的包儿,经此惊吓,昏死过去!人们灌凉水,掐人中,折腾半天,总算把他从天堂里拉了回来。见他苏醒过来,队长仰望蓝天,嘘出一口气,然后低下头用余光余眸睨着他,不无恩典也不无讽刺地说:“你年龄小,身子薄,去学校好好干,要对得起组织的关怀!”心里却想,总算赶走了这位滥竽充数的小南郭先生!

杨三儿从地上爬起来,怯怯地对队长说:“感谢党……”

当天晚上,杨三儿正式给自己起了个学名“杨天运。”

杨天运管理二十几个孩子,既是老师,也是

校长。好在他参加过扫盲班,龇牙咧嘴顶了两个月,吃奶的劲都用上了,发现那位老师还是没有上班的迹象。捉襟见肘、黔驴技穷之时,上面忽然刮来一阵风,要求学校发扬延安精神,把黑板拿到田间地头上课。于是,以天为教室,以地为课本,江河为墨,农具为笔,真正实现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伟大目标。天运最能吃透这种精神;支起的黑板纯属摆设,锄草薅苗才是实质!

不知为什么,那位请假的老师终究没有再来。有的说回城了,有的说成了右派被打倒了。随着孩子增多,大队给他派来两个帮手,一个小小学毕业,一个小小学肄业,肄业的那位还是他的嫡学生,他自然然是校长。由于村庄靠近省道,也就沾了交通的光。随着外来人口的汇聚,多年以后,原来的村庄变成了乡镇,原来的队办小学自然升格为乡镇中心小学,杨老师自然就水涨船高地升格为中心小学校长了。真的走了“天运”。

身为校长的杨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守在教学第一线,带低年级语文兼班主任。这一感人事迹,曾被多家新闻媒体报道过,是农村优秀校长的代表。随着时间推移,年龄的增长,他开始带的是孩子,后来带的是孩子的孩子,再后来带的就是孩子的孙子了。据说,临近退休还带过孩子的曾孙呢!所以,若从校长的角度看,整个乡镇很难找不到不是他学生的,他很有理由也很有资格面向全镇,登高一呼:我的孩子们……

杨老师是以公办教师和中心校校长的双重身份退休的。要说他职称,那可是响当当的小学高级教师(以工作教龄为评定标准);要说他学历,更是当当响的令人仰止的老高中生(拿别人的毕业证,涂改名后用潮稻草熏制)!尽管办学的规模扩大了,教师增多了,他仍然是这所学校

鲜活的历史、飘扬的旗帜和高贵的灵魂,人们亲切地尊称他为“老杨校长”。

凭着这种威望,可以想想,后任的校长,若不把他老人家侍侍好,能有好日子过?不要说成绩,就是正常维持也举步维艰。这已成成了规矩。

然而,规矩常常被不守规矩的人打破。老杨校长郁闷了好几天,仿佛自己用毕生的精力构建的大厦即将坍塌,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一宿没睡,天一亮就从家里搬出那个被岁月打磨得比屁股还光滑的紫红色枣树凳子。凳子不大,小巧厚实,像一只忠实的哈瓦那犬,与他的屁股不离不弃,耳鬓厮磨了半个世纪。

妩媚的晨光中,他和往常一样,来到校园主干道左侧花坛边,手捧报纸,准备享受那陆续到来的校长、老师以及孩子们的亲切问候。他一边看报,一边揣着头,从老花镜上端溢出的余光威严地、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地投向不远的学校大门。前不久,新上任的校长,竟然至今未向他报到。平时在校园内偶然相遇,给他老人家的也不过是礼貌地笑笑,算是打了招呼。碰到校长忙的时候,竟然视而不见,连个招呼都不打。退休的老师,向灯向火,有的说他务实,有的说他傲慢。从尊重和关心退休老干部的角度看,人们总算对他达成共识,那就是:礼貌不全,热情欠佳。老杨校长也有这种感觉,心想,难道他把我当成普通退休人员了?我可是退休的校长哎!再一想,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是真不认识,还是假不认识?越想越觉得自己受到极大地侮辱。有道是,看在这位校长年轻的份上,若能知错就改,他也就顺水推舟,借坡下驴,不跟他计较,因为,我杨天运不是个不明事理的人。

(未完待续)

爸爸的“卤鹅”情节

程 静

“丫头,去路口老司家斩半只卤鹅回来,喝酒没个菜怎么话呢……”爸爸喃喃道,“那剩下的钱我可不可以自己留着,爸,我想要一个新的铅笔盒,就是小月那样的……”我还在和爸爸讨价还价,打着自已的小算盘,爸爸已经表现出让我快去就去一切好商量的样子。

这是童年的记忆。时光荏苒,我已不是当年那个小丫头,爸爸也老了,常年在外务工的他最渴求的就是家乡的味道,而家乡的味道在爸爸的回忆里就是“定远卤鹅”的味道。每次逢年过节回家,爸爸首先去的地方就是路口老司家。老司,这个被街坊邻居叫了二十多年的人,和爸爸一样老了,和人老了的观念不同的是,老司家的卤鹅味道却是越老越香!卤菜摊子前,两个头发花白的人在路口闲聊着,爸爸说着在外面务工的奇闻轶事,老司说着卤鹅生意一直是家里的支撑,孩子大了,也有孙子了,就在老司准备退休颐养天年的时候,儿子却不愿意继承家业。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老司儿子小司又怎么会甘愿在家里天天和不会说话的鹅打交道呢……

爸爸带着这个令他“震惊不已”的消息回到家中,他和老司一样担心,在爸爸眼里,生活里要是没了卤鹅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于是乎,拯救“定远卤鹅”的行动就在爸爸和老司两人中展开。爸爸依旧每天去买卤鹅,偶尔在老司家待到很久才回来,在小司面前说着外面世界的一切坏话……两人你一言我一

端午犹记

徐先标

端午,纪念屈原的节日,因此,端午节也成了人们心中的诗人节。在这个充满诗意的日子里,诗人们不禁提起手中的笔,挥毫泼墨,尽情地吟咏抒怀。让我们和着流传千百年的诗句,一起走进作为诗人节的端午。

端午是个诗人节。把一个全民的盛大传统节日和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浪漫情怀。早在1941年,我国的文化名人于右任、郭沫若、老舍等,为纪念屈原,弘扬民族骨气,提议定端午节为诗人节,获得大众的拥护。今年的端午节,诗人以及文化人在重庆庆祝第一届诗人节。由此可见,只要情还在,诗歌就不会消失,诗人仍会出现。各地都可以将端午节与诗人节连在一起,它能使传统节日历久常新,富有生气。当你闻到粽叶的清香,当你听到龙舟竞渡的鼓角,你都会想起他,一个峨冠博带,在江畔行吟的背影,他就是三闾大夫屈原,一个让无数中国人敬重的爱国诗人。我们记住了一个诗人屈原,可成为诗人也许并不是屈原的期待。我们从史册中读到的是一个胸怀壮志,意欲治国平天下的三闾大夫。可现实给他的只是无情的幻灭,是汨罗江畔的无依漂泊。回想起来,一首首华丽的楚辞,内中却是多少的辛酸与无奈。

端午情思

端午/一枚粽叶牵出的情思/再次将你的魂灵张扬/《楚辞》的浪漫张扬文人奔放/《离骚》的愤激引领才子的效仿/“哀民生之多艰”大深情/“路漫漫其修远兮”太执着/绵延二千年的思想/至今在汨罗江上空/霞光万丈



他在丛中笑 张南平 摄

推敲婚姻

刘中华

人类在寻求自身繁衍方式上可谓费尽了周折,从杂居、母系、一夫多妻直到如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一夫一妻制,我们的婚姻世界似乎在文明之光的普照下,开出了绚丽多彩的花朵。可当我们面对身边许多不该发生的婚姻悲剧时,却发现有多数躁动不安的暗流在悄悄涌动着。原本精美如玉、令人称羡的婚姻框架,竟然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如蛋壳般地破碎了,这虽说不皮是主流,更不能做出非此即彼的推断,但又因婚姻对于人类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才有必要反复来推敲推敲。

生活中,我们常常感叹一个品行极差的男人,会有一个温柔贤淑的妻子,而这妻子又常在外面夸耀自己男人的奇妙之处,甚至还道:“两天不被他扁一顿就浑身不舒服”。相反,另一类男人却活的较为“凄惨”,即使他们的德、才、貌兼备,却习惯地被“贱内”们揪住耳朵“拎来甩去”,好不滑稽。从上面男人味呛人,女人味吓人的畸形现象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缘”有好有坏,就看你遇上了什么。再如富甲一方的家庭,夫妻间经常是非打即骂、刀枪见红、相互厌烦;而粗茶淡饭过日子的穷夫妻,却能相濡以沫、恩爱有加、白头到老……思来想去,这一连串婚姻现象的背后,必有一连串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

好在并非多数,有些女人总喜欢高门大嗓用“离婚”来要挟自己孩子的父亲,就像婚姻对她来说是一种天大的污辱。为了孩子能够在完整的环境里完成学业,或在亲朋好友面前保住面子,男人们又总是夹着尾巴,默默品尝着婚姻带给自己的“甜蜜”;相反,有些自我感觉良好的男人,总想着“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殊不知,当你钱财耗尽、权力过期之时,才发现外

面的彩旗是为金钱、地位飘飘,唯有家中的红旗才是真心为你而不倒。

婚姻有时就像我们童年手中白色的摔泥,太坚硬的一摔就碎;过于麻木、熟烂的又会摔成死泥。而成功“摔”就的婚姻,就是相互杂揉、包容和渗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失去正是家庭完整的保障。严格来说,一味无原则牵就对方的婚姻不能叫婚姻,当然也有传说中的例外。据说名垂青史的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就有“幸”娶到了一位同样千古留名的凶悍妻子,正是在这位“河东狮吼”的“呵护”下,苏格拉底若无其事的运用超一流的大脑为人类思考着。遗憾的是,在他许多精妙智慧的论断中,对婚姻这一命题始终做不出透彻的答案来。正像电视剧《聊斋》主题歌唱的那样“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这又让人想到了一句市井名言“婚姻这双鞋合不合脚,只有穿它的人才知道!”

当然,我们怀疑一种模式的时候,并非就要去摒弃它,况且婚姻作为一种广狭义并存的模式,谁又能摒弃了呢?即使你自愿独身一世,也同样是婚姻的产物。做为芸芸众生,除了少数人在婚姻中戴着镣铐跳舞外,多数人还是心甘情愿的在婚姻世界中行走,支配和被支配相互转换着,应该与不应该彼此修补着。

婚姻最喜欢的营养液只能是宽容。彼此克服自身的缺点去适应对方,婚姻的天空就会灿烂如旭日;彼此盯住对方的缺点并加以放大,婚姻的世界就会风雨交加。婚姻有时就像在下一盘棋,在温馨、信任的氛围中,你悔一步,我悔一步都不会出局,我们正是在这貌似琐碎的争吵吵吵中,享用着生命的馈赠。

国语论

定远二中高(9)班 郑朝旭

五千年悠悠岁月,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中华文化经过历史的沉淀,岁月的熏陶,愈发沁人心扉,多姿多彩。历史在前行,巨变在所难免。文化习俗,思想知识,道德观念,辉煌的文明在时光和战争中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唯有它,伫立着,坚持着,发展着,它——汉字。

汉字拥有多少年的时光了?从皇帝开始,从仓颉造字开始,那无黄土掩盖的商代甲骨文,周代青铜器神秘,晦涩的金文,那古朴石鼓上萧肃大秦的小篆,汉朝悲凉的战旗上的隶书,大唐雍容大方的楷书,而今天,新中国以后的简体则全国使用,汉字已发展成为我们熟知的简体字。

汉字,拖着残缺的身体,默默陪伴着我们却又因岁月掩埋,渐渐寻不出曾经的模样,我们如梦初醒,才开始保护。所以,它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

国语,顾名思义,就是中国的语言,语言对国家经济、文化、科技都有重要作用,它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和交流工具,也是民族和国家的标志;没有语言就没有民族国家,就没有社会发展。因此,语言文字之于人类,之于国家,之于社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时至今日,语言的功能更加深入地作用于国家的核心领域,一个国家要发展强盛,更离不开语言的支持。

语言,民族之魂,国家之本。然而,在互联网日新月异中成长下,网络信息的更新速度更是快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随之而来的是近些年网络热词的不断产生,“神

马”、“给力”这些用词趣味生动,意味十足;给我们的国语融入了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元素。然而,事情总是带有双面性的,热词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据悉,开学时,某校一个男同学这么说:“童鞋们,大家好!偶是新来的,先冒个泡,混个脸熟,鄙人宅男一枚,也是个篮球控,这就是偶,爱宅、爱篮、爱梦想的偶。”这段话让全班哄堂大笑。我则不禁深思,这些网络热词带来了什么?这可能是种风尚,却冥冥中与中华传统文化产生背离,也对正在学习中的青少年产生了一定影响。如今,乱改成语来“成全”广告的现象也是越来越多,服装店的“依依不舍”成了“衣衣不舍”,“百依百顺”成了“百衣百顺”。很多创意平平,甚至低俗趣味的广告用修改成成语来哗众取宠,影响了成语本身的意境和作用,也会使成语失去尊严,令人感到恶俗,对中华文化产生不利影响。

诚然,很多新语言现象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其中存在的不良现象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我们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则更要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努力学习语言知识,扩充自身文化素养,做文化传承者,做国语弘扬者,为国语发展、祖国明天尽一份力。(指导老师:王娟)



校园青青草

结缘十年 浓情未了

——写在《滁州日报·定远新闻》创刊十周年之际

孙贵子

我与《滁州日报·定远新闻》结缘十年,至今对她珍爱有加,情缘未了。

说起《滁州日报·定远新闻》,我不由得会想到她的前身——2003年创办的《定远报》。当时我刚到定远公路分局从事宣传工作不久,在新闻写作上是新手,经常几天才能憋出一篇稿子。一天,一份带着本土气息的《定远报》跃入眼帘,我既新奇又兴奋,像是结识了一位和蔼可亲、知识渊博的老师。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情给《定远报》写了一则短评,几天后,短评居然刊登了,从此激起了我的写作欲望。但不久后《定远报》停办,我为此失落了很长时间。

再次见到她已是时隔三年,在建党85周年大庆之际,她款款向我走来,这次她已华丽转身为《滁

州日报·定远新闻》的多年磨砺,我不可能会在全市公路系统的众多新闻宣传工作者中脱颖而出。

回望个人的成长,还要感谢编辑老师对我品格塑造的影响。记得2012年冬天的某个周六晚上,我散步经过县政务大楼时,不经意发现五楼编辑部的灯亮着,好奇心促使我上楼一探究竟。轻轻地推开编辑部的房门,惊奇地看到王文主任和几位编辑正围着茶几吃盒饭,茶几上散放着几张报纸小样,他们边吃饭边热烈地讨论着稿件。他们这种敬业奉献精神深深触动了我,以后每当我工作中遇到困难、被分摊一些额外任务或因工作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时,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那晚编辑部里的场景,心里就会释然,身上就会充满力量。

结缘十年,十年珍爱。十年来,

因为她的魅力,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她的“铁粉”。试刊号、创刊号,第一次使用彩色图片、启用报徽……每期我都悉心收藏;十年来,我基本做到了每期必看,稿件首投;十年来,报社编辑多次易人,但我与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十年来,虽然新闻宣传新人辈出,但我这位老通讯员仍然坚持为她写稿投稿,尽心地呵护着这份情缘。

现在的《滁州日报·定远新闻》正青春飞扬,灿若明星。我真诚地祝愿她十岁生日快乐,越办越好!

